

远行者文丛

感情的家园

孙照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情 系 乡 土

——诗集《感情的家园》序

王常滨

读着孙照明那一首首饱蕴着深情的乡土诗，我自然地想到了罗中立的油画《父亲》。

接近二十年前，我读到了那幅著名的油画，心灵受到了强烈地震撼。那是一幅浓墨重彩的肖像画——一位巴山蜀水间的老农，深深的皱折纵横在脸上，象大山的沟沟壑壑、道道坎坎，那是风刀雨剑镌刻的印痕，两只微眯的眼睛里，储满太多的岁月沧桑，向远方极力张望着……他的耳廓间夹着一支圆珠笔，不知他将用这种现代的书写工具，为自己记下点什么……

农民，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民族共同的父亲。读过油画，我这样想。

孙照明的乡土诗，同样具有这样撼人心魄的力量。他是农民的儿子，他以真诚的诗笔刻划着农民的劳苦与艰辛，描摹着他们的生活环境与生存状态。

耕耘，是农民的职责，他们以双手旋转着日月，以双手在泥土里寻觅自己生存的价值。这是孙照明诗作的不竭的题材。且看诗人笔下的《父亲的手》。“与翻手为云的手不同/与覆手为雨的手不同/父亲的手翻来覆去/都是泥土”。农民的手，世间最平凡的手，整日忙碌在泥土里，他们用手养活自己，养育生活：“父亲埋在泥土里的/那十条黑树根/梦里/也发芽儿”。诗人以“父亲的手”，道出了农

民的质朴而崇高的渴望。

诗人展开联想的羽翼，从单个的一家一户的农民的劳作，想到了农民群体的力量。他将单个农民，比喻为一棵普通的并不引人注目的庄稼，“一棵庄稼对于一片厚实日子/确实算不得什么/而一棵棵庄稼就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了”。一棵棵庄稼的好坏，意味着岁月的丰歉，意味着民族的温饱。孙照明的诗笔，从庄稼联想到一个个具体的农民：“而你就是一棵庄稼/一棵算不得什么的庄稼/一棵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的/会说话的庄稼”。为什么令人刮目相看呢？因为，无数个“一棵”，组成了成行连片的“一棵棵”，这是农民的群体，这是为我们创造温饱的人呵！

翻开诗集《感情的家园》，闯入眼帘的是，以山乡为衬景的形形色色农村乡亲的群像。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形象，如一座座雕像，立进了读者的心中。除了诗人千百遍深情地吟咏过的父亲、母亲之外，在他以诗笔绘出的山乡生活长卷中，还闪过了一些我们熟悉或陌生的人物：二奶奶、老石匠、山妹、盲艺人、女婴……这一个个人物的生存际遇，组成一卷现代山乡生活的风俗画。诗人准确地把握与描绘着这些可敬的乡亲，倾吐着自己心中的眷恋之情，对于其中的不幸者，不时地流露出由衷的喟叹。“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你用一根竹竿敲打人生路上太多的坎坷，你用一颗流血的心歌唱生活的欢乐……”（《盲艺人》）难道这仅仅是诗人向艰难的盲艺人道出的心曲吗？

诗人孙照明，对两手泥土的父老乡亲爱得深沉，因此，对于乡村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物憎之深切。读过《稻草人》这首短诗，我深深思索着。“谷子刚刚抽穗”，乡亲们便扎起稻草人插在谷地中间，守护这“汗水里腌着的”、“赖以生存的口粮”，诗人笔锋一转，吟出了意外的话题：“这点希望连鸟儿都想盗食/何况还有/比鸟儿更贪婪的东西”。

孙照明的乡土诗，不是甜蜜的山野牧歌，不是轻松的山乡风情画，他以沉重的笔触，赞美着农民任劳任怨的伟大奉献，虔诚地讴歌我们民族的养育者。他以只知劳作、不思索取的“牛”的意象，表达自己对千千万万农民的赞颂：“那片待耕的土地是你的/那张锃亮的犁铧是你的/那声长长的吆喝是你的/那根扬起的鞭子是你的/那堆杂乱的青草是你的。”牛，年年月月日日，永远是这样。

而那桶你挤出来的奶
却是别人的

读罢这首诗的末尾两句，你的心境还能平静如初吗？

这本诗集的第二辑，收入了孙照明近年来所写的散文诗。这些缤纷多彩的散文诗，题材各异，同样组成一串生动感人的乡土、乡情、乡恋的画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勇于探索的孙照明，开始涉足于散文诗的领域。他出手不凡，很快取得了成功。

那时，我是《胶东文学》的编辑，在1991年12期的刊物上，我编发了他的两章散文诗《女婴（外一章）》。这期刊物出版后，我向《散文选刊》推荐了同在这期刊物上所发表的另一位著名散文作家的作品《散文三题》。我知道，当时文坛这唯一的散文选刊，面对的是全国的文学刊物和数不清的报纸的副刊，要想被“选”，难之又难，因此，推荐时慎之又慎。孙照明的散文诗刊印在那篇《散文三题》的末页，寄作品剪样时，我没有将孙照明的散文诗剔除下来，保存了整页，免得给编选者一种支离破碎一口一块的感觉。不过，给该刊编者的推荐信中，我言明了推荐的对象。1992年第6期的《散文选刊》上，选了《散文三题》，这是意料中的事，想不到的是，孙照明的散文诗也被选中了。我想，准是他诗中那生动的农民形象、深刻的题旨、饱含情韵的语言，打动了编选者。孙照明来信，感谢我推

荐了他的作品，我好不尴尬。我如实地向他讲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过程。此事已经过去若干年了，我至今仍然深深崇敬与感谢那位一直无缘谋面的公正的编辑。

孙照明的生命之根深深地扎在了山乡，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农民的血液，他秉承了农民勤勉忠厚质朴的基因。他象自己笔下的“父亲”和“牛”一样，在艰辛的日月里，耕耘着诗的田野，顽强执著地夺取着诗的丰收。

他的第一本诗集《孙照明乡土诗集》，出版后，产生了较大的反响。1997年，这本诗集获得了“第五届烟台文艺创作奖”一等奖。这是两年一届的烟台市文学艺术创作的最高、最权威的奖项。在商潮汹涌、物欲横流的当今，孙照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踏踏实实地以自己创作的实力和出色的成果，夺取了这项桂冠，其中不掺一丝水分。当时，他正忙碌在牙山西麓的一个偏僻穷困的山乡里，对于这次评奖他不存一点奢望，至今他也不认识当时那十几个评委中的任何一个人。后来，又传来消息，他被所在的栖霞市，评定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诗以言志，言为心声。孙照明是大山的儿子，命运使他的诗选择了大山。诗人在《我选择大山》中真情地唱道：“我选择大山，是为了用智慧之犁耕耘热恋的土地和并不富足的日子！”

孙照明是勤奋的诗人，忠诚的歌手。他生活在两手泥土的乡亲中间，为他们写诗，为他们歌唱。他不渴求自己的喉咙里流淌出多么美妙的音符，他从“渴了，饮几滴清露/饿了，食几条害虫”的青蛙那里，得到了许多珍贵的生命的启示。他说：“真正的歌手在民间/是一只不需要掌声鼓励的青蛙”。青蛙“把庄稼唱得/一棵棵在父亲的梦境里茁壮/把生活唱得/一天天在父亲的汗水里拔节”。他的愿望是，握紧自己沾满泥土的诗笔：

抛弃困扰我的世事

静心潜入民间深处
象田野里的一只无忧无虑的
歌唱的青蛙

（《青蛙》）

谨以此文，做为这本诗集的序言。

1999.12.16，
世纪之末，写于烟台。

序 王常滨

第一辑 稻草人

目
次

黄昏路上的母亲.....	3
黄昏路上的老妇.....	4
身背柴草的人.....	5
帮父亲割麦.....	7
父亲的手.....	9
黄昏(一).....	10
黄昏(二).....	11
大河.....	12
村口偶遇.....	13
草.....	14
放羊的小姑娘.....	16
羊群.....	17
牛(一).....	19
牛(二).....	20
那是谁的一群羊.....	21
秋夜.....	22
一棵庄稼.....	23
扶犁的人.....	24
青蛙.....	25

目
次

萤火虫	27
秋天	28
窗花	30
乡下的野草	32
油灯	34
大豆	36
山里女子	38
夏	39
走在田野	40
青草与羊	41
坷垃	42
牧羊老人	43
麦子还未抽穗	44
春天	46
迎春花(一)	47
迎春花(二)	48
春到农家	49
二月	51
多想放牛于南山	53
风景	55
雨后的夏夜	57
稻草人	58

目
次

苦菜	59
山民(一)	60
车过鲁西北平原	61
古槐	62
雁	63
这个村子	64
玉米(一)	65
玉米(二)	67
春天谣曲	69
羊	71
秋	72
牧羊女	73
山菊花	75
久旱	77
农耕	78
红高粱	79
家乡(一)	80
村夜无边	82
一片树叶落下来	83
中秋夜	84
中秋月(一)	85
中秋月(二)	86

目
次

冬夜	87
静夜思	88
游子(一)	90
游子(二)	91

第二辑 老石匠

山里红	95
割草	96
小河	97
求雨	98
女婴	99
村姑	100
灯下	101
水库	102
出嫁	103
烫发	104
小妹	105
二凤	106
小路	107
眺望	108
旋转的舞步	109
二奶奶	110

目
次

养路工·····	111
父亲的九月·····	112
盲艺人·····	113
老石匠·····	114
电视天线·····	115
山蛴蛴·····	116
碾子·····	117
农家·····	118
清晨(一)·····	119
清晨(二)·····	120
黄昏的炊烟·····	121
夏夜·····	122
山民(二)·····	123
山村小学·····	124
村夜·····	125
三月·····	126
轮椅·····	127
我选择大山·····	128
大山(一)·····	129
大山(二)·····	130
暮归·····	131
拔节的韵律·····	132

目
次

种瓜点豆	133
家乡(二)	134
九月	135
我们	136
迎娶	137
附录	139
乡土情深深几许	
——《孙照明乡土诗集》序	王常滨
后记	145

第 一 輯

稻草人

黄昏路上的母亲

通往温饱的道路多么漫长
令拾柴的母亲 来来回回
走白了黑发

最后的干柴 点亮了落日
黄昏路上的母亲
一声不吭 佝偻的身子
默默背负着
比干柴和黄昏更沉的岁月

被贫困和劳累
掠尽了血汗和幸福
身背干柴的母亲
如一根干柴 在黄昏行走

黄昏路上的老妇

阳光的翅膀已经收拢
西山上 那一大堆通红的炭火
像一句美好而又生动的歌词
让所有的人倾听到
爱的神圣和温暖

而老妇 白发的老妇
从田野归来的老妇
她是谁的母亲
黄昏中的脚步沉重而迟缓
一条路
领着她一个人回家

这时我与老妇的距离
正好是儿子与母亲的距离
我还没来得及喊她一声
厚重的夜色 转瞬之间
就将她淹没得无影无踪

身背柴草的人

谁能看见那一大捆柴草
在黄昏
在回村的路上
缓缓移动

身背柴草的人
她是谁的母亲
谁能从她弯下的腰身
感受到她背负着的
是整个天空

一只归巢的大鸟
从她头顶向远处的林子
顺风飘去 扔下
几声空灵的鸣叫

身背柴草的人
在这叫魂声里突然一怔